

第一章

“你们就非得毁风景是吧。”玛汀说。

利维转过身来，在他的身后，是多米尼克为通往他们新家阳台的玻璃门上安装的厚重护栏。“这只是暂时的。一旦‘黑桃七’被绳之于法，这玩意儿就会被拆下来。”

她咧嘴一笑。“这话我爱听。”

他是认真的。尽管在卡罗琳·罗伊斯被直播杀害后的一个月里，“黑桃七”一直处于蛰伏状态，但利维明白，调查正接近尾声。他骨子里有种感觉，凶手必定会被抓捕归案——只是时间问题。

两个男人抬着一张长沙发从公寓的前门进来，其中一人是玛汀的丈夫——高大话不多的安托万·瓦尔库，另一位则是以斯拉·斯通——利维的朋友娜塔莎的丈夫。他俩差点被一名四岁男孩绊倒，小朋友从房间中岛的拐角处跑出来，声嘶力竭地大叫大笑着。

“杰克！”娜塔莎在厨房里喊道，她正在那边将盘子和餐具从打包箱里取出来。“妈妈怎么教你的？不许在屋里乱跑。”

“没关系，娜塔莎，我逮到他了。”阿德里安娜将咯咯笑的杰克一把从地上薅起来，举到空中，然后用近一年里被利维严格训练出来的力量，轻松地将他抛来甩去。她这一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杰克玩，没怎么搬东西，但这也算是帮大忙了。

利维相信玛汀的判断，让她来指挥沙发的摆放，自己则出去到搬家货车那里搬另一批家具。然而刚走到门口，他不得不迅速避开另一对捧着箱子进来的夫妇——卡洛斯和佳思敏，他们现在成了多米尼克的前邻居。

“幸好你俩之中起码有一个是有条理的。”卡洛斯冲贴在盒子上的标签点点头，上面用加粗的大写字母工工整整地印着“起居室”几个大字，下面则列出了详细的内容物品清单。“多姆只会把他的破烂儿随便扔进什么盒子里，然后把它们都标上‘东西’。”

利维咯咯笑了，接过佳思敏手里的盒子，跟着他们走进客厅。

佳思敏双手叉腰，站在开放式一楼的正中央，用艺术家的批判眼环顾四周。“这是个好地方。自然光充足，我喜欢这种硬木地板。”

“利维，你是要把这个摆到客房里，对吗？”多米尼克在他们身后说。

转过身的那一刻，利维本来想要回答的话半路夭折了。多米尼克站在玄关里，手里抬着一个硕大斗柜的一端。在这份重量的作用下，他肩膀和手臂上的厚实肌肉格外引人注目，布满了亮晶晶的汗水，绷紧了他的T恤袖子。再往下，篮球短裤紧贴着那岩石般坚挺的屁股和粗壮的大腿，正是这双大腿，赋予了他马达般的抽插力。

衣柜的另一端由多米尼克的哥哥文尼抬着，他的高大体型和多米尼克差不多。但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文尼也是完全被利维忽略掉的。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多米尼克清了清嗓子。“宝贝，这有点重啊。” he说道，细纹在温暖双眼的眼角堆起。

“抱歉，”利维猛地醒过来，脸涨得通红，“客房，对。”

他和多米尼克选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这样利维可以将其中一个房间当作办公室——说实话，当他需要独处的时候，那里

也是他的庇护所。他可比多米尼克内向多了，而后者作为社交达人，从邮递员到路过的陌生人，没有他搞不定的。

在和文尼一起搬动斗柜时，多米尼克闪了一下，不动声色地将衣柜的重量落到他的右臂上。利维眯起眼睛。今天早上他们分开时，多米尼克还没什么事，但在下午两人碰头后至今，利维留意到他有三次避免左侧受力的动作。

随着搬家大队最后一名成员莱拉的出现，利维的思绪被打断了。“这些呢？”她问。“这堆是唯一没有贴标签的。”

看到她捧着的两个上下重叠的文件箱，利维屏住了呼吸。箱子都是上锁的，但如果偏偏是莱拉不小心瞥到了里面的东西——

“给我吧。”他把箱子从她怀里一把抢过来，还差点把它们磕碰到地上。“其实吧，所有这个样子的箱子都归我来处理。你不用管了。”

她怪怪地看了他一眼。“好的。”她慢条斯理地说，然后原路返回，跟着卡洛斯和佳思敏一起朝货车跑去。

玛汀来到利维身旁。“做好你的表情管理，”她咬牙嘶嘶道，只有他能听到，“如果你在莱拉面前一直表现得这么奇怪，她迟早会发现事情不对劲。”

“我不擅长藏着掖着。”

“那就努力点藏。”

利维叹了口气。鉴于他们最近围绕莱拉产生的种种疑虑，也许他今天不该请她来帮忙，可这样一来反而会让人多心。

他把文件箱拿到客房。这两个只是开始，后面还会有一打一模一样的呢。每个箱子里都塞满了他和多米尼克对“黑桃七

血案”的独立调查，刚刚被多米尼克和文尼刚搬过来靠墙放着的大斗柜就是用来存放这些文件的。除了多米尼克、玛汀和他，箱子里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没被其他人看过，利维暂时没有进一步的计划。

文尼离开房间后，多米尼克和利维在后面逗留。“你看到反骨妹了吗？”

“她在主卧里。她一整个下午都在里头生闷气—这一点也不像她。”

“我知道，”多米尼克郁闷道，“我觉得她可能对我们搬家有意见。”

“她会适应的，尤其是当她看到那个超棒的狗狗公园后。”

多米尼克俯下身来吻利维，然后用嘴唇拂过利维额头上斜划而过的锯齿状伤疤。利维不禁合上了眼睛。

自从“黑桃七”在利维之前住的公寓里杀了一个人后，利维除了拿自己的东西，就再也没回去过。他和多米尼克在五周前复合了，此后他就一直住在多米尼克家，但两人很清楚这不是长久之计。多米尼克的公寓太小了，像这样抬头不见低头见固然有助于巩固他们的复合，但从长远来看不太现实。于是他们很快就着手去找新公寓了。

刚开始，他俩连找到一户愿意让他们看的房子都很困难。这个该死的国家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有个连环杀手酷爱给利维送尸体，而利维自己也是个声名狼藉的公众人物—尽管如今他已被证明和“黑桃七”的罪行并无瓜葛，但公众情绪依然对他口诛笔伐。

他和多米尼克最终还是找到了一所公寓楼；相比起担心“黑桃七”再次出击作案，房东更希望这里能以“名警探利维·艾布拉姆斯的住所”而闻名。这个地方也满足了他和多米尼克

对安全的严格要求一封闭式小区，每间套房内有警报系统，而且管理方还允许他们对所有门窗安装加强的安保措施——所以利维毫不犹豫地签下了租约。

多米尼克的名字不在合同上。尽管利维的前男友斯坦顿为多米尼克还清了巨额赌债，但以多米尼克那垫底的信用度，就算盛名在外，他们的申请也只会被秒拒。租约对多米尼克来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虽然两人都有意识地努力保持坦诚的沟通，但他们对此还是少不了要回避。

“所以你是打算帮我搬一些家具，”多米尼克说，“还是要一整天都这样色眯眯地看着我搬重物？”

利维拍了拍他的屁股。“我过会儿再对你色眯眯。”他说完便率先走出了房间。

不到两个小时，搬家货车就空了，虽然还有几十个未整理的箱子散落在各个房间里，但所有的基本物品都已各就各位。利维点了足够分量的披萨投喂大家，他们坐在客厅和厨餐区狼吞虎咽地吃着，那股饿劲儿一看就是重体力活儿激发出来的。

当利维和朋友们一起聊天时，话题通常都会转到工作上去，因为他们都在执法部门任职。就连以斯拉也选择了与妻子的事业相关的职业——他担任公设辩护律师已经八年了。但多米尼克的朋友和家人都是一般公民——更别提在场的还有阿德里安娜和小杰克了——所以大家谈的都是些轻松愉快的内容，没有跑偏到血腥和死亡的话题上去。

利维把纸盘子跷在一边膝盖上，倚靠着多米尼克，蜷在沙发里——他、俩、的沙发里——沉浸在这爱和友谊营造出的温暖中。“黑桃七”试图从他手中夺走这一切。那家伙失败了，只要利维还有一口气，那个凶手就不会得逞。

晚饭后，大家逐一离去。娜塔莎和以斯拉第一个走，不早点

到家的话，累坏了的杰克就该闹脾气了；玛汀和安托万紧随其后，他们要去接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儿。轮到与莱拉道别时，利维勉强维持住了正常举止。

“那就明天午餐时再见？”走到门口的文尼问道。

“到时候见。”多米尼克说。

文尼和利维握了下手，然后与多米尼克短暂拥抱了一下并拍了拍他的后背。利维一边揉着多米尼克肩胛骨中间那里，一边目送文尼离开。

多米尼克的赌瘾复发导致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变得紧张起来，包括与他那人丁兴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他正在尽最大努力重建这些关系，首先要做的就是定期参加家人每周日的午餐聚会。自从他再次戒赌后，他和利维一次也没缺席过。

最后还剩下卡洛斯、佳思敏和阿德里安娜。利维尽量不动声色地把阿德里安娜拉到一边，给多米尼克和他的朋友一些私密感。他们仨做了多年的邻居，这次的分别对他们来说真的不太好适应。

利维用余光看着面对卡洛斯和佳思敏的多米尼克。仨人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佳思敏突然哭了出来。

“嘿，别这样。”多米尼克说，尽管他自己看起来也处于泪崩的边缘。

“对不起，我只是.....”她擦了擦脸颊，“没有你住隔壁了，一切都会很.....怪。我们以前一天见你好几次，现在呢，只能一周只见一次？”

“我没有搬多远，我们还是会经常见面的。”多米尼克抱住她，在她的头顶落下一个吻。“再说了，世事本就无常。我

是说，操，你们下周就要结婚了。婚后的你俩才不会想要跟我朝夕相处呢。”

佳思敏靠在他的胸口笑出了声。多米尼克伸出一只手搭在卡洛斯的肩膀上。

“这次搬家唯一糟心的地方，就是离开你们。”他的声音都哑了。

卡洛斯加入进来，眼里泛着泪光，三个人相互拥抱在一起。利维又退后了一些，这番情意的流露让他有些不自在，而且他能看出阿德里安娜也有同感。

他冲她的脸挥出一拳。

她双手垂放，还没有准备好，作出的反应恰如其身为一名初级的马伽术练习者应有的水平——身体后缩躲出对方的攻击范围，但她还是举起了双手，一只手带偏他的出拳方向，另一只则护住自己的脸。她的脚猛地踢出，在狠狠踢中对手腹股沟之前精准停住了，就这样成功脱险。

“漂亮，”利维的胸腔满是骄傲的暖意，“刚通过了P1[1]考试，你就已经掌握P2的不少课程了。”

她咧嘴一笑，转身侧对着他，又朝他的膝盖踢出一脚。他用一边胳膊扫开她的腿。

他们就这样切磋着，你来我往地交换攻势，直到卡洛斯和佳思敏准备好离开。当大家来到前门说再见时，利维温柔地拥抱阿德里安娜，她很忌讳被困住的感觉，利维对此格外小心。“彩排晚宴上再见咯。”

她吻了下他的脸颊，利维大吃一惊，这是她以前从没做过的。“再见。”她给了多米尼克一个僵硬的微笑——在他身边，她仍不是很自在。“再见，多米尼克。”

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留下利维和多米尼克第一次单独待在他们的新公寓里。嗯，还有在卧室里闷闷不乐的反骨妹。

公寓很安静，气氛莫名地尴尬。利维看着多米尼克，被眼下的现实冲击到：这里现在是他们的家了。他们今晚会一起睡觉，明天早上一起醒来，各自忙完一天后，他们会回到这里，从外面的世界回到他们共同的避风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这就是他们的每一天。

多米尼克首先打破沉默。“有点怪怪的，对吧？”

“是，”利维说，松了口气，原来不止他有这种感觉，“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同居一个多月了。”

“不尽然。你那是来我家过夜，现在是我们住在……我们的家里。这是不一样的。”

他说得对。对利维来说，这甚至与他和斯坦顿一起生活的两年都不同，因为这带给他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永恒感。多米尼克是他的bashert，他的灵魂伴侣，是神为他安排的另一半。这……这就是了。他余生的开端。

多米尼克揉了揉自己后颈。“你认为我们的决定草率了吗？”

“不。”利维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双手放在多米尼克的腰上。“这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决定，而且并不意味着不会有磨合期。”

他仰起脸，多米尼克回应了他没说出口的请求，深深地、缓慢地吻他。利维叹了口气，整个人仿佛融化了，他的手滑到多米尼克的胸膛——多米尼克瑟缩一下，吻就被打断了。

“我就知道，”他说，“你受伤了。”

“我没有——”

利维拍了拍多米尼克的左胸——他判断的受伤位置。多米尼克的脸皱成一团，骂了句粗口，踉跄后退，疼痛让他本能地弓起身子，然后再直起来。

“你说过不会再对我撒谎的，多米尼克。”苦涩的恐惧感压在利维的喉头。他说不上胸部受伤与赌博能有什么关联，但整个上午他们都在各干各的。假如多米尼克旧瘾复发，却再次对他撒谎，再一次，对他隐瞒，明明保证了不会——

“我没撒谎！”多米尼克举起双手。“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发誓。我只是……这本来是个惊喜。”

利维斜眼看他，说道：“你想给你的凶杀组警探男友送惊喜，他在被一个连环杀手跟踪了一年，疑心病达到了空前高度的时候？”

“……好像是？”

利维冷哼一声，抬手示意多米尼克继续，自己不禁也很好奇。多米尼克脱掉T恤。

多米尼克的左胸上有一个新的纹身，就在心脏上方——两行风格简洁的黑色希伯来文字。纹身还挺新，沾着血迹，用一块透明敷料覆盖着。利维张着嘴，说不出一个字。

“佳思敏今早为我纹的，”多米尼克说，“她难得挤出来的空档期。你能念一下吗？”

利维用指尖在这行字下面轻拂。当然了，他在几十年前为成年礼而学的希伯来语已经全数还给老师了，但他随时随地都能认出这句话，因为它实在太经典了。

“Ani l'dodi v'dodi li，”他喃喃念道，“‘我属我的良

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雅歌》的第六章第三节[2]。”

“佳思敏的一个养兄弟当上了诗班长[3]他帮我们写下来的，所以我们肯定是没纹错啦。”

利维激动到喉咙肿胀，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正常说话。他咳了一声，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勉强说道：“你知道用一个纹身来纪念你的犹太男朋友，这事儿挺讽刺的，对吧？[4]”

多米尼克笑了。“啊，拜托。这年头很多犹太人都有纹身。我当游骑兵的时候，跟以色列国防军打过几次交道，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有纹身，而且花样百出。”

利维微微一笑，又看了几眼那纹身。他俯身向前，小心翼翼地用唇在敷料上蹭了蹭。多米尼克浑身一抖，颤巍巍地呼出一口气。

利维抬头看他。“我是。”

多米尼克挑起一道眉。

“属于我的良人的。”利维温柔地说。

“我也是。”多米尼克说着，用手指拂过利维的颧骨。

他们再次亲吻，这次更迫切了，两人缠绕在一起，好像怎么都不够亲近。在那一刻，利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他的幸福圆满了。

他稍稍后退，好抵住多米尼克的嘴对他说：“把我带到我们的卧室去。”

[1]国际马伽术联盟的级别分类，P代表“操练者”

(Practitioner) ”，其中又分为1到5级。

[2]出自犹太教圣经正典《塔纳赫（Tanakh）》（对应基督教的《旧约圣经》）。

[3]cantor，在犹太教中，指在宗教仪式中负责带领会众吟唱和诵经的专业神职人员。

[4]受教义影响，犹太人通常不纹身，有一种解释是，身体是神的创造物，通过纹身来改变身体被视为不敬。

第二章

“哎哟，风云人物来了。”这周的后几天，多米尼克回麦克布雷调查事务所上班，当他走进休息室时，遇上贾丝廷·奥布里这样招呼他。

房间里的六个人一起爆出口哨声和喝彩声。多米尼克一边挥手赶他们，一边把自己的马克杯放到单杯型咖啡机下面，再放入一粒深烘咖啡的胶囊。“好了，伙计们，低调点。”

“说真的，多姆，”公司的一名前台接待员说，“‘哈蒙德&科克伦事务所’找加里·布克找了六个月，而你只用四、天、就找到了他。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给了她一个狡黠的眼色，对方顿时脸红，低下头看向自己的三明治。“商业机密。”

其实吧，并不是什么机密。但是把布克——一名涉及千万美元级集体诉讼案的失踪目击者——给排查出来，确实需要一个耗

费精力的复杂计划，其中包括了一家花店、一张波斯地毯和一艘快艇，他甚至连午饭都没、吃、上，就着手行动了。

奥布里用肩膀撞了撞他的胳膊。他在麦克布雷的第一次外勤任务，就是在她的监管下完成的，多米尼克总觉得对方看待他的成败有点荣辱与共的意思。“你最近真是春风得意啊。案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拿下。”

是啊，当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而不是赌博上时，我能取得的成绩真是叹为观止呢。

“我觉得吧，只是运气好罢了。”他说。

当凯特·麦克布雷本人走进休息室时，他的咖啡已经冲好了。“据说你在这儿，鲁索，”她用那一口沙哑的烟嗓说，“准备好接手另一个案子了吗？”

他往咖啡里倒了一大份奶。“当然。”

“我会让客户两点钟到你那儿。这次报酬很高，但是个敏感案件，需要谨慎处理。”

“明白。”多米尼克又往杯子里倒了三包糖，还加了不少榛子糖浆。

“你迟早会得糖尿病的。”麦克布雷说。

他咧嘴一笑，刻意喝了一大口。

* * *

等到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时，多米尼克脱下外套，松开领

带结。伸手去拿买来当午餐的三明治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在抖，只得握紧拳头。他低下头，做了几次深呼吸。

他的赌博欲望通常是由觉得自己一文不名和负罪感触发的——这是娜塔莎介绍给他的那位心理医生帮助他一起发现的——但在庆功的时候，他也会生出这种冲动。此时此刻，他因为成功设计让布克暴露自己的位置而兴奋不已，肾上腺素飙升，因为同事的盛赞和老板的信任而欣喜若狂。他一心只想保持住这种亢奋状态，无论采取什么手段。

他抬起头，理性地梳理了一下此时的状态：他在工作中很安全，电脑上安装的软件屏蔽了所有与赌博有关的网站，而且他也不会离开，因为一个小时后要见客户。此外，他的钱包里只有六十美元。他注销了借记卡和所有的信用卡，还有个人支票。要想动自己的银行账户，他只能通过电子转账或者亲自去柜台取现金，这为他通往赌博的路上又设置了一道关卡。

不过，这也不是百分百打包票的。他现在还好，但离开办公室之后呢？

他瞥了一眼书桌最底下上锁的抽屉。利维和玛汀等着他今晚共进晚餐，届时，他们将讨论藏在这抽屉里的令人不安的调查结果——利维请求他亲自去做的调查，因为其中一些手段不怎么合法。多米尼克可不能错过这次对话，可他也不想搞砸自己的戒断。

他迅速给利维发了一条短信：晚餐我会迟到。下班后我必须去参加一个会。

不到一分钟，利维就回信了：没问题。如果你需要我，给我打电话。

多米尼克笑了。向利维承认自己赌瘾犯了总是很痛苦，但那是他自己的心结。利维总能做到第一时间安慰他，坚定不移

地做他的后盾。

在确定他的戒赌互助人贾德也打算参加匿名戒赌会后，多米尼克总算能将注意力放回到工作上了。他边吃午饭边完成布克案的报告，当他的新客户到达时，他已经稳定多了。

麦克布雷通过电子邮件给他发来客户的基本资料，而在对米兰达·卡西迪迅速审视一番后，情况不出多米尼克所料。白人，年近四十岁，外形姣好，衣着落落大方，散发着老钱气质。

他请她坐到椅子上，为她倒了一杯饮料，然后在办公桌后坐下。在他整理领带时，发现对方正用奇怪的眼神看他。

“不好意思，你看起来很眼熟，”她说，“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这种情况最近发生得越来越多。“没有，但你可能在新闻上见过我。我是利维·艾布拉姆斯警探的伴侣。”

她的眼里闪过一丝确认感，随后又露出一抹来不及压制的厌恶。

“有问题吗？”他不带情绪地问。

“当然没有，”她抿紧嘴笑着说，“我确信这一点不会影响你作为一名私家侦探的工作效率。”

哇喔，真是谢了呢。多米尼克保持着和颜悦色，把笔放在记事本上。“麦克布雷女士告诉我，说你想监视你的前夫康拉德·贝肖普？”

“是的。我相信他又开始吸毒了。”

“这个情况在你们的婚姻期间就存在吗？”

“正是我离婚的原因。”卡西迪拘谨地将一条腿跷在膝上。“康拉德毁掉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就已经够糟糕了，但他开始当着我们孩子的面犯瘾时，我受够了。”

麦克布雷发的电子邮件提到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贝肖普先生有监护权吗？”

她点点头。“我们离婚时，他去了康复所戒毒，所以法官判给他隔一周一次的监护。但如果他确实复吸了，那就违反了协议——”

“就能判给你单独监护权？”

“是的。”

多米尼克用笔轻敲桌面。在掌握所有的事实前，他倾向于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然而卡西迪那掩饰拙劣的恐同立场已经让他产生了偏见。他不禁怀疑这是不是她单方面的报复，通过将孩子从父亲身边夺走，作为对这场失败婚姻的一记还击。有成瘾问题的人很容易遭受不公正迫害。

“是什么让你认为贝肖普先生复吸了？”

“我和那男人的婚姻维持了差不多十年。我知道他有所隐瞒时是什么样子。另外，他的朋友和同事都告诉我，说最近几个月里他的行为很古怪——不接他们的电话，临阵爽约且不给任何解释。他负责带孩子的最近三个周末，他一到晚上就雇人看孩子，自己则直到半夜才回家。这些行为模式，和我们婚姻期间我留意到的一模一样。”

看来，她自己已经做过一些调查了。“我需要你进一步提供大量信息来制订一个可行的监视计划，”多米尼克说，“但在我们深入到那一步之前，我想让你明白，我们不可能去证明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如果你的前夫确实在复吸毒品，我是一

定能找到确凿证据的。但如果他没有.....”多米尼克耸耸肩。一些客户会因为找不到证据而发飙，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调查目标是无辜的。

“他有。”卡西迪斩钉截铁道。

“很好，那我们开始吧。”

* * *

“警察！”嫌疑人刚一走出7-11便利店，利维便亮出警徽。“举起手来。”

那个名叫朗尼·黑尔的“乌托邦”混混拔腿就跑。利维笑了一—他巴不得这些人渣能给他一个活动筋骨的机会。

黑尔绕过与街道平行的大楼的一侧，穿过后面的空地。他边跑边把塑料购物袋朝利维的脸扔过去，利维躲开了，步步逼近。

7-11背后有一家洗车场，建在一个小斜坡上。黑尔跨过护栏，下落时没站稳，沿着斜坡一路滚下去，直接滚到了大马路上。一辆汽车猛地停下来，喇叭响起，差几英寸撞上，他跳起来继续跑。

利维敏捷地越过护栏，稳稳落地。他追着黑尔穿过马路，都懒得拔枪—就算周围几英里内都没有其他人，他也不会开枪，更别说是在路人云集的地区了。

再说，他根本不需要枪就能拿下这个混蛋。黑尔已经开始泄气了，埋头瞎跑搞得气喘吁吁，又被那一下摔得一瘸一拐。他们翻过一堵矮墙进入一家废弃的购物广场后，利维冲上去

把黑尔扑倒在柏油路上。

黑尔朝他胡乱挥拳，利维轻而易举地见招拆招，然后把他翻过来面朝下趴着，拧过他那带纹身的干瘦胳膊压在他的后腰上。“朗尼·黑尔，你因涉嫌谋杀维克多·努涅斯和哈维尔·伊瓦拉被捕。你有权保持沉默，而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利维站起身，把黑尔拽起来。

“你有权请律师。如果你请不起，我们会为你指派一名。你清楚我向你宣读的这些权利了吗？”

黑尔扭头怒视利维。“我才不听犹太人的命令。”他说完朝利维脸上吐唾沫。

利维双手捏紧黑尔的胳膊。怒火抓绕着他的心脏和肺部，像一头渴望自由的野兽般撞击着他的胸腔。要是能一拳砸向黑尔的脸，感受骨头破碎，看着鲜血喷涌，那该多痛快啊——

停下！

他用代表停止的图标取代了暴力幻想。是他，控制着自己的愤怒，而不是被愤怒所控制。

利维用西装外套的袖子擦去脸上的唾沫，然后冷冷一笑。黑尔看上去一脸失望——这不奇怪，如果能指控警方施暴，将大大有助于他的案子被直接撤销。

“也许你会喜欢听你狱友的命令。”利维说。

黑尔脸色煞白。

* * *

“对不起，我来晚了，”利维一边说一边匆匆走进分局的会议室，“我查到了那起双命谋杀案中使用的枪，顺藤摸瓜到了一名‘乌托邦’的喽啰身上。”

玛汀从喉咙深处发出厌恶的哼声。“必须取缔那帮变态，宜早不宜迟！”

她的这一结论得到了房间里所有人的小声赞同。“乌托邦”是一个新纳粹街头帮派，已演变成了私人民兵组织，规模一周比一周壮大，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刻意传播邪恶理念，同时竭尽所能地攫取资源、领地，并发展新成员，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暴力的仇恨犯罪。黑尔杀死的那两名男子是“黄蜂帮”的成员，那是一个拉丁裔帮派，也是“乌托邦”最强劲的对手。

尽管“乌托邦”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利维却仅限在接手办理这伙人犯的谋杀案时，才能去收拾他们的成员。从宏观的组织定义来看，“乌托邦”要么归扫黑组，要么归有组织犯罪科，具体归谁，就看末活儿那天，这两派谁能抢到骨头了。

利维关注的重点在这里：局里成立了正式专案组，以对付城市的另一个特大威胁——“黑桃七”。

被排除与“黑桃七”罪行有关的嫌疑后，利维重回了专案组。这个小组由凶杀组警监迪恩·柏恩杜夫主持；除了利维和玛汀，成员还包括警长詹姆斯·温，以及从各部门精选出来的警探、巡警和技术支持人员；地检署的莱拉·拉什得和联邦调查局探员丹尼斯·马歇尔分别担任了他们各自单位与警局之间的联络人。

利维坐到玛汀旁边的空座上。“我错过什么了吗？”坐下时，

他无法直视莱拉的眼睛，但能感受到对方深沉的目光。

“没什么。”温警长说，他一如既往地衣冠楚楚、无可挑剔。“我们刚刚在讨论凶手最近的销声匿迹——一个多月没有制造新凶案，没有来电，没有信息，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这是自构陷基思·查普曼以来，‘黑桃七’维持蛰伏状态最长的一次。”

“这都要归功于利维那劈头盖脸的一通喷。”玛汀用手肘在他身侧捅了捅。

利维也认为，卡罗琳·罗伊斯被杀时，自己的反应用于“黑桃七”刺激不小——但凶手的激流勇退究竟是单纯在舔舐伤口，还是在为轰轰烈烈的复仇回归做准备，他说不准。不管怎样，他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克他命这条线的进展如何？”丹妮斯问。

“没有进展，”利维说，“倒是感觉像大海捞针。”

“黑桃七”使用克他命让受害者失去行动力，然后割开他们的喉咙。打一开始，利维就认定凶手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该药物的。首先，克他命的非法销售规模很小，不是那种能囤得起货的买卖。合法渠道反而更可靠，暴露的风险更小，而且不必跟犯罪分子打交道。

问题是，有太多的人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克他命。除了数不清的个体从业医生，该药品还会从制造商和经销商流向药店、医院、诊所、教学机构和实验室。“黑桃七”可以从这条供应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取得它。

利维的直觉告诉自己，“黑桃七”更喜欢供应链的末端，那里的变数更小，对方可以更好地控制取用。在缉毒局渠道管控科的配合下，他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对所有具备第三类[1]管制药物销售资格的个体医生执照进行了审查，从拉斯

维加斯市区开始，在地理上以环形模式向外扩展。他一个接一个地调查每个人的犯罪记录、他们与维加斯警局和地检署工作人员的关系、异常的商业行为，以及其他种种危险信号。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几起小型且互不关联的管制药物非法流通，并把这些信息转达给了缉毒署，得到了对方认可。但在抓“黑桃七”这件事上，他的运气并不好。

“你需要增派人手吗？”柏恩杜夫问。

利维点头。“那最好不过了。这是一项耗时的工作，还很枯燥。”

“听起来挺适合你的呢。”乔纳·吉布斯说，这位小警官顶着一张大红脸，火爆的脾气跟暴走状态下的利维有得比。

“感谢你的踊跃自荐咯，警官。”温警长说。

吉布斯气呼呼地嘀咕起来，利维则努力掩饰自己的不快。让吉布斯接手只会拖他的后腿，因为他必须对吉布斯做的每一件事进行检查确认。

“你需要用什么人就尽管提。”柏恩杜夫冲墙上的大板挥手一比，上面列举了专案组锁定的几名头号嫌疑人的简介。“一定要把你的所有调查结果与嫌疑人名单进行交叉对比。”

“当然，长官。”利维和玛汀互相斜视着交换了一个眼神，但很快中断视线，免得被人觉察到什么。

专案组的嫌疑人名单，是以FBI探员罗翰·乔杜里给出的“黑桃七”犯罪侧写为基础，结合个人履历、采访、“黑桃七”热线采集的线索，以及其他调查手段，进一步筛选出来的。但是利维和玛汀都知道，拿克他命调查和那个名单进行交叉对比是浪费时间——真正的头号嫌疑人，根本不在这块板上。

事实上，其中有一半人，就坐在这个房间里。

[1]美国缉毒局（DEA）根据人对药品和物质的依赖性和滥用程度，将之划分为五类，其中第三类被定义为具有中至低等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潜力的药品，文中的克他命（氯胺酮）就属此类。

第三章

“我很高兴你给我打电话。”贾德对多米尼克说。此时戒赌会刚刚结束，他们所处的房间里满是絮絮的闲聊声、走动的沙沙声和搬动椅子的擦刮声。

“我很高兴你能来。”多米尼克说。

“这就是我存在的目的。”贾德是个大块头，虽然没有多米尼克高，但虎背熊腰程度不相上下。他蓄着浓密的黑胡须，喜欢穿皮背心。“你有告诉利维你今天的戒断反应吗？”

“有。”

“他什么反应？”

“一如既往—冷静，支持。”

贾德狡黠地看着多米尼克。“但你还是觉得告诉他很难受，对吗？”

多米尼克从椅子上艰难起身，他将椅子折叠起来后放到这间教堂休闲室的墙边，跟其他椅子摆一起。“你不明白。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支持我戒赌。我们分手不是因为我复发，而是因为我撒谎并对他使心机。但利维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而一次又一次地在他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是很丢脸的。我内心中总有一部分在担心，说不定哪天他就受够了，从而决定一刀两断。”

“上瘾是一种疾病，不是弱点，”贾德提醒他，“从你跟我讲的那些来看，利维比你更清楚这一点。你说过，他自己也存在愤怒管理的问题。两者之间有一些相似，所以他比绝大部分人更容易产生共情。他只是希望看到你有在努力克服——而你一直在努力。”

“道理我都懂，”多米尼克说，“但我还是.....感受不到。”

贾德拍了拍他的肩。“会有那一天的。一步一个脚印地来呗。”

几分钟后，两人分别，多米尼克揣着被抑制住的赌博欲望回家了。他从皮卡上跳下来，单肩挎上自己的邮差包，爬楼梯走向他们的新公寓。

他一进门，反骨妹就冲上来迎接他，她摇着尾巴，扭动着重达百磅的身躯，用头亲昵地撞他的腿。多米尼克跪下来揉她的耳朵，吻了吻她的鼻尖。

“嘿，甜妞。想我了吗？”

反骨妹舔他的脸时，他哈哈笑起来。搬来第一天时，反骨妹那垂头丧气的模样让他一度担心搬家对她的影响——但第二天她就满血复活了，回归平日里快乐又活泼的本色，没有一丝压力。她探索新小区探索得不亦乐乎，那个高级感十足的内置狗狗公园里有训练敏捷度的设施，她很快就玩上道了。

“我们在客房里！”利维喊道。

多米尼克走进敞开的客房，发现利维在地毯上躺着，玛汀则坐在办公椅上，两人周围摆满了泰国菜的外卖打包盒。看到利维安全舒适地待在属于他俩的家里，多米尼克的心就跟这周的每个晚上一样，洋溢着暖意。他确信新鲜感终究是会淡却的，但他以前从未和恋爱伴侣同居过，现在的他要享受蜜月期的每时每刻。

房间里的双门大斗柜完全打开，露出里面贴满了照片、地图和剪报的柜壁，还有一层堆满文件夹的架子，一个个文件夹鼓鼓囊囊的，全是他们对“黑桃七”的调查成果。这项独立调查活动是利维自去年独自展开的，直到夏天时被多米尼克发现并加入协作；卡罗琳·罗伊斯被害后，他们把玛汀也拉入伙了。

多米尼克跟两人打完招呼，利维说：“我把你的那份晚餐放冰箱里了。”

“谢谢，我现在还不饿。”多米尼克把包扔到地板上，挨着利维坐下；反骨妹依偎着他，他便伸出一条胳膊搂着她。“我在互助会上吃甜甜圈吃得有点多。”

他没有细说。玛汀和利维情同姐弟，她很清楚多米尼克有强迫性赌瘾—但多米尼克面对利维都很难开口谈这件事，更别提对其他人了。

“你那边进展如何？”玛汀问。

“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多米尼克看到利维浑身一僵，手里的叉子掉进娘惹咖喱里。这就是为什么多米尼克没有提前把这个消息说给他—利维会为此焦虑一整天。

多米尼克从邮差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文件夹，递给利维，后

者慌忙用纸巾擦了擦手再接过去。

“你是对的，”多米尼克说，“‘黑桃七血案’中的任何一起，莱拉都没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其中几起她倒是有模糊的不在场证明，但都可能被推翻。至于去年十二月，格兰特·谢泼德在费城被害的那一周，她不在维加斯——表面上看，是去圣路易斯探亲了。”

利维闭上眼睛一秒，然后一跃而起，把文件夹塞到玛汀手里，开始在房间里踱步。玛汀和多米尼克面面相觑。

她和利维请多米尼克出面去调查莱拉在过去一年里的行踪和行为，因为这些信息中的绝大部分如果走合法途径取得，就需要搜查令——这会让莱拉意识到他们在怀疑她。多米尼克当了多年的赏金猎人，深谙如何巧妙地打破规则，并且在不得已而为之时，也没啥心理负担。

“替莱拉说句公道话，她无论做什么都很难拿出不在场证明。”玛汀说。“她的工作几乎不受监督，又是独居生活，而且几乎没什么社会关系。”

利维转过身。“你越说越——显得她像个连环杀手了。”

“当初可是你先提出她有嫌疑的！”

“我——”

“利维，”多米尼克温和地打断他，“去年你之所以不得不单独展开调查，就是因为维加斯警局在‘黑桃七’的案子上始终没有找对方向。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你自己也说过，专案组现在盯着的那些都是错误的嫌疑人，因为他们忽略了侧写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凶手与你的私人关联。”

利维抿紧双唇。“侧写表明，凶手尊重并钦佩我。那并不代表此人和我一定会有什么私交。”

“但这个可能性很大。”玛汀把文件夹往书桌上一摊，一边说一边翻阅。“此人高度关注着你，了解你的个人细节，一再冒着暴露的风险来帮助你——这不是一个和你只有泛泛之交的人的行为。”

“最初一波‘黑桃七’谋杀案发生的几个月后，我才认识的莱拉。”

“这不重要。我向罗翰咨询过这一点——他说，即使‘黑桃七’一开始被你吸引，只是因为你是早期几起凶案的主导侦探之一，但随着案件的展开，此人与你产生的关联，也会促使其用真实身份与你在现实中建立关系。”

利维大声呼出一口气，重重地靠在墙上。多米尼克想拥抱他，但他知道这种情绪下的利维不会想被触摸，所以他继续坐在地板上，一只手撸着反骨妹的毛。像这样将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们置于显微镜下探查，他无法想象这对利维来说该有多痛苦。

多米尼克指着斗柜的一扇门，上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列出了五大“黑桃七”嫌疑人，都是专案组没有考虑过的。然而，这几个人都符合官方侧写——身体健全的成年人，智力很高且受过良好教育，在执法部门或相关领域工作，其职位允许全天自由行动，都与利维有个人联系，还有就是，除一人外，全都有重大创伤过往。更有甚者，在“黑桃七”的任何一次来电以及卡罗琳·罗伊斯的被害直播时，他们都不在场。

“我们在几周前建立起自己的嫌疑人名单，因为我们知道维加斯警局完全搞错了。也许我们应该再排查一遍头号嫌疑人，一个一个地搞定。”

利维点头，从墙面弹开站直，继续踱步。“那就按可能性从小到大的顺序来吧。凯莉·马林。”

玛汀吞下一口泰式炒河粉。“第一起凶杀案发生时，她以你的小徒弟自居。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黑桃七’的案子并很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在被明确禁止后，她还是将案件透露给了《评论报》。”

“那以后，她还一直很听你话，包括受你之托来骚扰我。”多米尼克话语中的委屈感藏也藏不住。

利维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嘛。”

“还有一”玛汀说，“当你在公寓里发现金塔纳的尸体时，她正是接到警情前来的警员，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当时那里还有一组比她离得更近的警员。”

“反方意见？”多米尼克说。

“她太年轻了，”利维马上说道，“我不认为她有那么丰富的经验，能让她留下无懈可击的犯罪现场，或者能熟练掌握那些监控设备来监视我们，更不要说精准操控安保系统或是雇佣尼克·布莱斯这样的职业杀手这类事了。在我们看来，她像是那种心智老练到可以如此娴熟地拿捏他人情绪的人吗？”

那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多米尼克心下认可。凯莉被纳入考量的主要原因是爆料行为和她与利维的师徒情谊。“她也是名单上唯一一个从未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至少据我们所知是这样。根据罗翰的说法，她不具备成为‘黑桃七’的触发因素。”

多亏内部事务科的警探瓦莱莉·蒙托亚，他们掌握了这些嫌疑人的大量创伤往事，而那些故事本不该被他们知道的。蒙托亚对维加斯警局和地检署的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背景调查，并将这些信息交给了利维—其中大部分都是严格保密的。利维和玛汀能做到比专案组更胜一筹，这些内部消息就是原因之一。

“那么，下一个。”玛汀把吃的推到一边，用餐巾擦了擦嘴。
“温警长。”

利维仍惴惴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说：“他从一开始对‘黑桃七’案件持强硬态度，这有违常态。当初我争辩称基思是被构陷的，他不听我的；他把凶手留在我酒店房间里的那张卡片视为恶作剧，不予理会；当他发现我在暗中调查时，给我停职了。这一连串操作，他连一次公平陈述的机会都没给过我。然后就在上个月，‘黑桃七’试图将我孤立起来，而老温居然把我踢出了专案组，后来又给我停职了。”

多米尼克顺着他的讲：“我们还了解到，他事先已经知道谢尔盖·沃尔科夫的大本营会遭到攻击，这意味着他有足够的
时间来安排那场‘黑桃七’插曲。那通混乱结束后，他在麦克布雷面前为我说了不少好话，让我最终保住了工作。”

“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曾遭友军枪击，一名上级军官试图掩盖事实，算是背叛吧。”玛汀说。“这可以构成动机。”

利维摇摇头。“不一定。那名军官后来东窗事发，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也就是说，这桩案子里，正义得到了伸张。而且老实说，温警长？我实在想象不出来。”

多米尼克叹了口气。他们考量的每一个嫌疑人，利维都会觉得不像。“利维.....”

“我是认真的。温太爱干净了。虽然他的洁癖还没达到精神疾病的地步，但他受不了混乱，而且总是要求一切都井井有条。‘黑桃七’的杀人方式会导致大量的血液喷溅，一塌糊涂。这听起来可能很怪异，但我认为让老温用那种手法去杀人，他会恶心死的。”

“这.....”玛汀欲言又止，眉头紧锁，“很有说服力，真的。”

考慮到他俩比自己更熟悉温警长，多米尼克说：“好吧。那蒙托亚呢？”

“她是负责调查基思警察施暴行为的内事科警探之一，”利维说，“她知道他将是完美的替罪羊。”

玛汀沉吟表示同意。“她出席了罗翰对‘黑桃七’做侧写的报告会，尽管部门并没有要求内务科的人到场；而且她自作主张参与到这个案子里，原因嘛，她还没给出过完整的解释。她把自己的调查报告交给你，可能是一种心理战术，也可能是一种与你沟通的方式——也可能两者兼有。”

“还有，我们可以从她的发现中得知，她有某种可疑的渠道，能接触到一些高度机密信息，包括你在大学时受袭那件事。”多米尼克指出。“假如她就是‘黑桃七’，那么她可能就是通过调查那件事，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从而发现那些袭击你的人靠行贿逃过了法律的追究。”

利维使劲挤了挤脸，肩膀微微抽搐，似乎想用身体“甩掉”那些回忆。“最要命的是，在我停职期间，她居然被安排来对我进行内事调查，而在我接受听证的那天下午——卡罗琳·罗伊斯被害的那天下午——蒙托亚突然被叫去处理另一桩案子。她知道我会出现在分局的确切时间，而她不知怎地偏巧就不在场了。”

“反对意见？”玛汀问。

“我跟她一直都算不上有多熟。在那些凶案发生之前，我俩充其量只是关系疏远的同事。现在嘛，我看她为同盟，但绝不是朋友。我是不可能相信她对我有这样或那样的强烈感情的。”

“那么，咱们把她先放一放，”多米尼克说，“来看看乔纳·吉布斯。”

“操，这该从哪儿开始？打从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围着这案子敲边鼓。”利维一边说，一边掰着手指头数。“‘黑桃七’这个名字还是吉布斯给起的，我嘞个去。他曾出现在‘黑桃七’的多个犯罪现场。德鲁·巴敦袭击我那次，他是第一个出警到场的警员，尽管我住的酒店离他平时巡逻的片区很远。巴敦被射杀时，他就在地区法院外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的日程好像总是跟我的一致。”

玛汀接着他的时间线说：“他在无数场合都表达过对‘黑桃七’的共情。当卡门·里维拉被发现是内鬼并从拘留所逃跑后，他还挺释然。‘黑桃七’对‘斯拉夫集团’的人贩子大开杀戒那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害者作出了实质性抵抗—他在第二天来上班时，脸上的伤可不轻。”

“不过，他对此有很合理的解释。”多米尼克说。“我亲自查过。他确实在处理一起家庭纠纷时被打了。”

“也可能他在出警时已经受伤了，于是故意激怒那男的揍他。”

“唔。这个我能查到。”多米尼克在手机上给自己做了个备忘。反骨妹不满他中断对自己的抚摸，用脑袋顶了顶他的肩膀，然后将分量不小的身躯往他身侧一倚。

“至于动机嘛，”玛汀继续说，“我们从蒙托亚的调查中得知，在他的整个童年时期，吉布斯和他母亲都备受他父亲的肢体虐待。后来为了保护母亲， he 用致命武器袭击了父亲，于是被捕成了少年犯。当上警察后，他又有多次因在执行任务时过度使用暴力而受处分。”

利维陷入了沉思，步伐也随之慢了下来，像是闲逛。“我对吉布斯最大的不确定就是他的个性。他冲动、莽撞，没有自制力—这与‘黑桃七’正好相反，至少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

“关于那是不是在做戏，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多米尼克下意识地摸着衬衫下的新纹身。伤口愈合得很好，但真他娘的痒。

“好吧，但那纯粹是个猜测，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它。”

“如果他是凶手，还会那样大张旗鼓地同情‘黑桃七’吗？我很怀疑。”玛汀说。“虽然.....可能这就是乐趣所在？抑或是借此带偏我们？”

利维彻底停下踱步，轻轻踮脚摇晃身体。“还有，吉布斯甚至都不喜欢我，那他为什么要那么关注我？”

多米尼克和玛汀齐刷刷看向他。

“怎么了？”他冲他们眨了眨眼。

“利维，”玛汀慢条斯理地说，“吉布斯很崇拜你好吧。所以他才总是围着你转，挑衅你，故意刺激你，好让你注意到他。你是他的英雄，他的榜样，一直都是。事实上，假如他对男人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我甚至会觉得他准迷恋你迷得不行。”

利维看向多米尼克求确认。

“她说得没错。吉布斯对你的态度，恰恰是证明他是‘黑桃七’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而非反证。”虽然多米尼克从没感觉出吉布斯对利维有那方面的意思，但就算有，他也毫不意外。

利维眉毛皱起，张大嘴——但在几秒钟后闭上了，什么也没说，又开始踱步，这次的动作显得更焦躁了。

多米尼克皱着眉，眼看利维的肩膀耸得快顶到耳朵了，双手不停地张开合拢。如果利维不能控制住自己，这种不断升级

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他大发雷霆。

玛汀犹豫一下，接着说：“最后，我们剩下莱拉。”

“我做不到。”利维的声音绷紧了。

“那我来。”玛汀的语气平静而客观。“在她的父亲死于一场可怕的仇恨犯罪之后，莱拉于去年三月—也就是凶案开始的前一个月—搬来了拉斯维加斯。她任职地检署，这让她得以获取足够的信息选取受害者，也意味着她具备打造完美犯罪现场的必要知识。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完全有能力达成‘黑桃七’的每一项壮举。”

尽管多米尼克很不想给利维增加压力，但这是必须讨论的。“她还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武者，是目前名单上所有人里，武艺最精湛的。她对暴力并不生疏，并且收放自如。”

“她愤世嫉俗，总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对‘黑桃七’的受害者完全没有共情。”玛汀说。“她和我们一起站在哈丁法官的犯罪现场，看着那血腥的杀人方式，她甚至都没眨一下眼。凶手锁定法官的原因还是她告诉我们的呢。还有，她的个性本质上—”

利维转过身。“和我很像？”

“也不是—”

“这么说吧，根据罗翰的理论，‘黑桃七’不仅欣赏我，而且还在某种深层次上认同我。并且—”

利维自己打住了话头，多米尼克的心跳瞬间加速。不要看我，多米尼克一边想一边继续漫不经心地摸着反骨妹。你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看我。

尽管利维从来不擅长欺瞒，但他还是设法将自己的目光从多

米尼克身上移开，转而落到地面，并清了清嗓子。玛汀扬起了眉毛。

多米尼克和利维都知道“黑桃七”对利维的认同到了什么程度。就在不久前，凶手成功对他下套，试图逼迫他杀害斯科特·韦斯特——大学时袭击他的人之一。“黑桃七”相信，这样的行为会巩固他们之间的关联，让他们变得更亲密。但是玛汀对整件事一无所知——因为最终是多米尼克杀死了韦斯特。

“好吧，就当我相信了吧。”利维险些露馅，清醒过来后赶紧抬起头，多米尼克的心率也恢复了正常。“名单上的所有人里，莱拉是与我共同点最多，也是最有可能认同我的人。”

玛汀耸耸肩。“她确实认可你。她悄悄闯入了你的生活，刚好在巴敦被杀之前——”

“她是被分配到我们正在处理的一桩案件中的！”

“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她自己要求加入那案子的？她告诉你，说她相信基思是被构陷的，从而与你建立起关联。你们成了朋友，她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加深跟你的情谊。你在博尔德城被捕时，她还跑去捞你呢。”

“过去两周里，我一直在深入调查莱拉的生活，”多米尼克说，“她已经在这里居住一年了，除了家人，你是唯一一个，和她有感情关系的人。”

利维咬紧牙关，看向别处，将双手插进兜里。

“你的反对意见是什么，利维？”玛汀问。

“她是我的朋友。”他平静地说。

玛汀低下头。多米尼克最后拍了反骨妹一下，站起身来，把利维的双手从衣兜里拽出来，紧紧握住，一直握到利维抬眼

看他。

“不管结果是什么，一定不会好受。”他说。“超级不好受。对于‘黑桃七’的身份，任何一个答案都会有人伤心。”

“我知道。”利维走到多米尼克身边，两人十指相扣。“那么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不足以逮捕任何人。假如莱拉真是‘黑桃七’，而且没等我们把所有线索捋清楚就被她察觉的话，那就没戏了。”

“我可以监视她。家里、车里、办公室，面面俱到。”

“啊啊啊！”玛汀一边喊一边双手捂住耳朵。

多米尼克扬了扬眉毛。“你面前的文件夹里，装的都是我非法获取的信息。”

她挤了挤脸。“我还是维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假象吧。”

“你手上的许多监视材料也是不合法的，”利维说，“靠那些申请不到搜查令，也不会被法庭采纳。”

“它不需要成为证据，只需要给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利维放开多米尼克的手，走到几步开外，咬着下唇。多米尼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天人交战，就像能听见他将心中那个问题喊出来了似的一难道这种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就允许他违背自己维护法律的誓言吗？

至于多米尼克，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他是支持打破规则的。但他不言一语。他不是警察，不会像警察那样思考。利维和玛汀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他的大相径庭。

“好吧，”利维终于开口，“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了。这一切必须结束。”

多米尼克点头。“明天我就去把一切安排妥当。我也会开始调查吉布斯在那些凶案中的不在场证明。”

“我会把克他命的调查放一部分到莱拉身上。她有可能是在圣路易斯得到的药物，而不是在这里。”

随着三个人继续策划着下一步的法外调查，讨论转到了技术层面。利维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但多米尼克可以从他嘴角和眼周的皱纹看出他压力重重，他浑身肌肉僵硬，稍后肯定会让你背痛难忍。要是能帮助利维渡过难关，让多米尼克做任何事他都愿意，然而唯一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将“黑桃七”绳之以法。

利维说得没错。这一切必须结束。

第四章

周六早上，利维坐在厨餐区，一边吃早餐，一边用平板电脑看本地新闻。反骨妹坐在他旁边，专注地盯着；她知道当他吃完时，盘子里沾的鸡蛋渣就归她舔了。

头条新闻令人沮丧，而且一天坏似一天。“旅游业直线衰退引发市长和本地企业恐慌”；“‘乌托邦’民兵声称对教堂火灾负责”；“市民怒求改变，议会席位告危”。

他捏了捏鼻梁。大学毕业后，他搬来了拉斯维加斯，因为这里是他的触手可及的离新泽西郊区最遥远的地方，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文化上。从一开始，他就爱上了这座城市的活力，永不停息的能量，以及笼罩在每一个街角的多样化和可能性。但

是现在，他所移居的这座城市正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

听到拖沓的脚步声，利维把手放下来。卡洛斯拖着步子从客房走到厨房，头发凌乱，睡眼惺忪，还驼着背。看到利维时，他停了下来。

“我没想到居然有人能起这么早。”他边说边弯腰抚摸冲过来迎接他的反骨妹。

“我一向都起得很早。”利维挑剔地打量卡洛斯。佳思敏和卡洛斯选择传统流程，要在婚礼前一晚分开住，所以在昨天的彩排晚宴结束后，卡洛斯跟着利维和多米尼克回家，而佳思敏去了她父母在亨德森的牧马农场。

卡洛斯看上去也就睡了两三个小时，最多。

利维推开椅子，站起来。“法压壶里有咖啡。我给你做点早餐—炒鸡蛋和火鸡香肠，可以吗？”

“我可以自己做—”

“你是客人。另外，今天是你的婚礼。”

卡洛斯笑着说：“那好吧，谢谢啦。”

利维快速做了份早餐，然后回来和卡洛斯一起坐在餐桌旁。他再次拿起自己的叉子，但在发现卡洛斯金棕色的皮肤毫无生气，还将鸡蛋在盘子里拨来拨去后，利维放下叉子。

“你没事吧？”利维问。

“我失眠了。我很紧张—开心的那种紧张，但还是紧张。我讨厌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等下会有一百多个人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盯一整天。”卡洛斯咀嚼并吞下一口香肠，继续说：“你知道，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从未想过有迎

来这一天的可能。”

利维点头。卡洛斯是跨性别人士，尽管两人的经历并不相同，但他能感同身受。他从未对自己的性取向有过动摇，所以他从小就认定，同龄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人生经历——长大以后合法结婚——是他永远无法企及的。有时候他觉得，他和多米尼克要是想结婚明天就可以去结这件事，还是挺不真实的。

“说来有点蠢，但想到婚礼上没有我的家人出席真是糟心。”卡洛斯用叉子划拉着鸡蛋。“我知道，他们那样对待我，我不欠他们任何东西；实际上，让他们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我真的很伤心。”

“伤心是一定的，但这并不蠢。”利维犹豫了一下，想了想，然后决定说出来：“你知道我有一个姐姐吗？”

“不知道，你从没提过她。”

“因为我们互不来往。在我大学时遇袭后，她从没在嘴上说过‘这是你的错’，但也差不多了。她认定那是我自找的——我不清楚是因为我是同志，还是因为我太弱了，不能保护自己。”利维靠上椅背。“我一直不明白，因为我们的父母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娜塔莎说，有些人相信受害者有罪论，这样他们就可以认定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它永远毁了我们姐弟的关系。”

卡洛斯表情柔和，充满同情。“我很遗憾。”

“我有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他们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陌生人。过节放假的时候，我去看他们，几乎认不出来。”利维把一只胳膊伸过桌子，将手放在卡洛斯的手上。“当你的家人拒绝你时，你会很受伤。可能会一直伤下去。但你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家人，而没有比佳思敏和安德森一家更棒

的选择了。”

卡洛斯的脸上绽放出一丝微笑，整个人竟然熠熠生辉起来。“没错，你说得对。”

“和佳思敏聊聊，你可能会感觉更好些。”

“我们说好了婚礼前不交谈的，不过.....发一条短信应该问题不大。”卡洛斯从居家裤口袋里掏出手机。“利维，谢谢
你。”

利维低下头，继续看他的平板电脑，卡洛斯则专心致志地给佳思敏发起了信息。两人在友好的沉默中吃完了早餐。

多米尼克终于从卧室出来时，利维正在洗碗，卡洛斯在喝第二杯咖啡。比起他平时周末的起床时间，今天已经早很多了，他半睡半醒，跌跌撞撞地走过去给了利维一个早安吻。

“嘿，卡洛斯，”他绕过桌子，一只手搭在卡洛斯的肩膀上说，“准备好迎接大日子了吗？”

卡洛斯瑟缩了一下。和佳思敏联系后，他似乎放松了一些，但浑身还是散发着焦虑，双手紧紧握住杯子，一只脚轻轻地拍打地板。

多米尼克上下打量着他，然后越过他与利维目光相遇。利维耸耸肩。

“要不等我吃完，我们一起去跑步？”多米尼克说。

反骨妹立刻来劲了，跳起来，欢快地转了个圈。

卡洛斯就远没有那么激动了。“我没什么想法，多姆。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

“来嘛。我们预订的早午餐要到十一点才开始，在那之前我们还能干啥？结结实实、舒舒服服地跑一场能加速血液循环，增加内啡肽分泌——这是振奋精神的最好方式了。”多米尼克向反骨妹做了个手势，狗子正两眼放光、摇着尾巴听呢。“你也不想让反骨妹失望吧？”

卡洛斯举手投降。“好吧，好吧。我去换衣服。”

卡洛斯走回客房，多米尼克进入厨房来到利维身边，利维怜爱地摇了摇头。对多米尼克来说，拿捏别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只要他这么做的初衷是好的，利维倒也不介意。

“你，还好吗？”多米尼克问他，声音低沉。

“我没事。”利维不用听详情都知道他想问什么。几天前，多米尼克在莱拉周围安装了监控，但目前还没出现任何异常。“今天是属于卡洛斯和佳思敏的，不属于我也不属于‘黑桃七’。这二十四小时里，我可以把一切都放下。”

多米尼克双手按在利维的膀侧，压着他向后抵上料理台。“很好。因为等今晚我们回家后，我要把昨、晚、我们没做成的都补上。”

尽管昨晚两人都性致勃勃，却没能成就好事；利维做爱时的浪叫声太大了，他们可不想影响到卡洛斯。

利维吻了吻多米尼克的喉结下方。“说好了不许变哦。”他说完大笑着扭到一边，躲开多米尼克对他侧腰的一掐。

* * *

“你带戒指了吗？”

“已经是第十四次问了，带了，都在我身上呢。”多米尼克温柔地说。

在“拉斯维加斯派尤特高尔夫度假村”的新郎室里，卡洛斯盯着全身镜中的自己。他双眼大睁，开始疯狂上下搜摸全身。“誓言！我找不到我的誓言小纸条——”

“在你胸前的口袋里。”多米尼克抓住卡洛斯的肩膀，让他转过身来，听到对方急促的呼吸，不禁有些担心。

距离婚礼开始还有两个小时——卡洛斯和佳思敏安排了“先睹为快[1]”环节，这样在仪式开始前，他们就能待在一起，并在此期间拍正式照片。卡洛斯这方的其余婚礼来宾已经和佳思敏家的近亲成员一起，忙得不可开交了。

之前的跑步让卡洛斯放松了一些，但没过几个小时，他又紧张了起来。多米尼克捏了捏他的肩膀。

“一切都会顺利的，”他说道，强调每个字，“你就要和你爱的女人结婚了，我保证，等你见到她的那一刻，其他的一切就都不重要了。你将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他捋直卡洛斯的领带。“而且你会看起来帅炸了。”

卡洛斯哈哈笑了。他看起来确实很英俊，松软的棕色头发不羁地垂到他的眼睛，鸽灰色的礼服包裹着瘦长的身材，上面别着多肉植物和芳香草做的胸花。作为伴郎，多米尼克的礼服翻领上也别着款式相近的花束。

“谢谢。”卡洛斯做了个深呼吸。“我是真心的，多姆。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朋友。”

多米尼克看向别处。“不总是。”

“你是，”卡洛斯坚定地说，“一直都是。”

他把多米尼克拉过去抱住。多米尼克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

房间门打开时，两人分开，女摄影师把头探进来。“卡洛斯，我们差不多该去拍‘先睹为快’了。要不你这就去你和佳思敏选定的地点吧？”

卡洛斯点点头，最后对着镜子检查自己一遍，然后离开房间，多米尼克走在他旁边。

这座高尔夫度假村是沙漠中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连绵的草坪在午后阳光下闪闪发亮。五月初，天气很热，但并不闷，一阵微风使天气变得更凉爽。

多米尼克和卡洛斯向沿途遇上的朋友和家人们打招呼，每个人都打扮得极为正式。多米尼克向利维挥手，他和阿德里安娜，还有安德森家另外两个十几岁的寄养孩子乔希和里马，站在一起。

举行“先睹为快”的地点位于高尔夫球场的湖边，背景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山脉构成的壮丽风光。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后，多米尼克退下了，留下卡洛斯独自面对湖面，像个第一天上学的孩子一样坐立不安。

不到一分钟，佳思敏在父母、两位伴娘和摄影师的陪同下走了过来。

多米尼克深吸了一口气。佳思敏一直是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之一，但今天的她简直美艳绝伦。她穿着一身飘逸的白色无袖长裙，露出双臂和胸前的精美纹身；她那几十根五彩缤纷的小发辫如瀑布般地垂在背后，两侧各有几绺别到耳后，以免遮挡脸庞。她没有蒙传统的面纱，而是在头上戴了一顶绿植编织的花环。

和多米尼克一样，佳思敏的家人和朋友也往后退了几步，给

这对新人留出空间。卡洛斯一动不动地站着，佳思敏从他后面走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过身时，卡洛斯惊得掉了下巴。佳思敏的脸上掠过一丝灿烂的笑容。两人无言地对视片刻，然后将额头贴在一起，继而相拥亲吻，摄影师不动声色地抓拍下心动一刻。

多米尼克看着他们，哽咽了。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亲眼目睹你爱的人们梦想成真，更美好的事了。

正如多米尼克所料，卡洛斯身上的每一丝紧张都消失了。他和佳思敏完全沉浸在二人的爱情泡泡中，互相呢喃倾诉，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都浑然不觉。

多米尼克回头瞥向利维。阿德里安娜正在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利维听着，一向严肃的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他的姿势开放且松弛，注意力都在她身上，似乎没注意到多米尼克在看自己。

多米尼克和他会不会也有这一天，在两人婚礼前的几个小时里，拉上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拍照？

多米尼克被这个突如其来想法怔住了，这是他第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这是他经历过的唯一一段认真的感情，而婚姻更是他从未想过的。

他和利维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长—他们上次分手的时间都跟他们交往第一阶段的时间差不多了。也许他只是被婚礼的浪漫感染了。

也不一定。他对利维的爱是前所未有的。他想象着两人一起共度余生，这并没有让他感到焦虑或困顿，而是充满了兴奋的畅想情怀。

利维终于捕捉到了多米尼克的目光，并向他投去困惑的一

瞥。多米尼克皮了一下，向他投去一个飞吻。利维翻了个白眼，脸红了，转过身。多米尼克的心一阵悸动，感情溢满胸怀。

无论两人未来如何，他都会爱着利维·艾布拉姆斯，直到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刻。

* * *

利维不喜欢跳舞，但他对多米尼克喜欢跳舞并不感到惊讶。晚宴结束后，利维开心地留在餐桌旁，跟卡洛斯和多米尼克当酒保的夜店的几个朋友闲聊。

时不时地，利维会看向在舞池里活力热舞的多米尼克，他旺盛的精力把人们吸引到身边，就像太阳吸引行星公转一样。跟往常一样，多米尼克是派对的灵魂人物。就在利维看着他的时候，多米尼克拉上身边一个喜笑颜开的女人，转着她来了一个完美的下腰。

利维把注意力转到卡洛斯和佳思敏身上，他俩正在挨桌地应酬。从仪式开始，两人之间的距离就没有超过两英寸；他们走起路来像踩着云朵，不停地互相看对方，那眼神重新定义了“腻歪”这个词。甜到齁。

“Mazel tov！”利维说着站起来拥抱他们。“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婚礼。”

佳思敏的眼里闪着星星，她说：“你竟然有注意到婚礼，我才惊讶呢，你和多米尼克全程眼里只有彼此。”

利维脸红了。“我——才没有——”

举行仪式时，多米尼克一直站在卡洛斯身边，利维则坐在观众席的后面几排。好吧，也许他俩的眼神交流在某些时刻真的特别热烈，但他不知道原来这么明显。

她乐了，摸着他的胳膊说：“很可爱。我们真的为你俩感到高兴。”

“真的，朋友。”卡洛斯神采奕奕，完全不是今早那个紧张兮兮的废柴样。“我们很高兴你能来。”

就在切换音乐时，这对新人被桌旁的其他朋友拉走了，高能舞曲逐渐消解在“弗洛伦斯与机器[2]”乐队的《永远不要让我走》的柔和旋律中。多米尼克离开舞池，大口喘着气，脸上泛着薄薄一层汗珠。他早就脱下了外套和领带，衬衫袖子卷到肘部。

“来吧。”他说着伸出一只手。

“我不跳舞。”利维说，但还是握住了多米尼克的手。

“这是首慢歌，你只需要扭起来就行。”

多米尼克拉着利维进舞池，右臂搂着利维的腰，左手紧握利维的右手。利维叹了口气，也用自己的另一只手搂住多米尼克的腰。

他们以前从未一起跳过舞。这是一种高度亲密的活动，两人的身体紧紧贴在一起，随着歌曲高亢的音调一起摇摆。他俩简直是天作之合，哪怕利维必须把头后仰，才能看到多米尼克的眼睛。

“你似乎玩得很开心啊。”利维说。

“非常开心，你呢？”

“我也是。”

多米尼克低头凝视着利维的脸，说：“你觉得……”他就此打住，倒是清了清嗓子。

“什么？”

“没什么。”多米尼克轻轻吻了他。“我爱你。”

“我也爱你。”利维把头靠在多米尼克的肩上，闭上眼睛，臣服于这一刻，任由音乐把他卷走。

这一舞后，多米尼克在婚宴接下来的时间里都没有离开过利维，随着夜幕降临，偷吻和摸索的举动变得越来越大胆。利维也忍不住以牙还牙。派对渐进尾声，众人在一片玫瑰花雨中送走了卡洛斯和佳斯敏，而多米尼克和利维也已神魂颠倒、心潮澎湃，他们沉醉于彼此，不亚于其他客人醉于香槟。

来到外面的停车场，多米尼克把利维推到他的新车上，狠狠吻住。利维双手捧起多米尼克的脸，以三倍的激情回应他，咬住多米尼克的下唇，抬起一条腿勾住多米尼克的大腿。

“操，我必须干你，”两人分开时，多米尼克说，“可惜开的是你的车而不是我的，否则我现在就能在车斗里操你。”

“不，你、不、许。”利维说，虽然想到和多米尼克在他的皮卡车斗里露天做爱，他也有些暗爽。

他们又吻了一会儿，直到多米尼克不情愿地哼哼着退开。
“其实吧，由你来开车是对的。我现在觉得，我开车的话多半会带着咱俩冲出马路。”

利维把他赶进车里，自己也有点心慌意乱。两人驾车穿过黑暗的沙漠高速路返回拉斯维加斯，一路上，这份兴致变得更

加急不可耐。利维的眼睛一直盯着路面，但他能感觉到多米尼克灼热的视线，他用余光捕捉到多米尼克的动作，只见对方把手放到两腿间，开始隔着裤子摩擦自己。

“或许我应该先这样撸一发，”多米尼克嗓音嘶哑，“这样，等我们到家时，我就可以一心一意伺候你了。你想玩多久就多久，想射几次就几次——”

“我的天啊。”利维不得不靠边停车。他必须把车彻底开出路边停下，然后犯下公然猥亵罪也在所不惜，否则他们真的会出车祸。

就在这时，仪表板亮了，显示出蓝牙连接的手机收到了玛汀来电。突如其来的插曲让利维松了一口气，却又意识到玛汀绝不会这么晚给他打电话，尤其她还知道今晚他去参加婚礼了，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多米尼克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停下自慰，一言不发。利维接起电话。

“怎么回事？”

“婚礼结束了吗？”玛汀问。

“结束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许任何人给你说，直到确定你结束后才给你打的电话。我不想毁了一——”

“玛汀！”利维双手捏紧了方向盘。

“有个施工队正在城北的沙漠中修建一条新公路，”她说，“他们——他们挖到了尸体。十几具尸体，处于不同的腐烂阶段，被埋在沙子里。很难判断死亡时间最久的尸体是如何被害的，但死亡时间较近的几具是被割喉的。”

利维无法呼吸。罗翰提出过一个关于“黑桃七”起源的理论，但由于缺乏证据，该理论一直未被纳入考虑。直到现在。

“利维，”玛汀说，“我想这些就是‘黑桃七’的第一批受害者。”

[1] first look，美国婚礼习俗，正式仪式之前，新娘悄悄从背后接近新郎并轻拍新郎的肩膀，新郎回头，从而抢在仪式前见到新娘穿婚纱的样子，并提供了在仪式前拍合影的机会。

[2] Florence + The Machine，成立于2007年的英国独立摇滚乐团，《永远不要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是其代表曲目之一。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